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家乘

宗表跋

爰自 始祖南渡 四世累修五傳而 東湖
公 成齊公鍾鼎泉石兩高於世夫何曾柄晉
憂晉事日非其家日食萬錢而不恤說者謂曾
獨明於觀國韓愈以切直遭貶黜聲赫千古愈
之子拜狀元當宋時已無牙頰及之者是知有
家之道在彼不在此余讀 先中丞自序二上
集云使後之子孫有讀書秉道德者出焉則曰

吾祖之訓不在是夫文章居三不朽之一猶吐
棄之况其他乎方遜志曰爲名人之子孫難豈
不信夫

成齊公小記

公以翰苑主盟騷雅以兵垣疏誅兩大璫磔妖
人翟曉奪寧陽侯爵以少卿按 胡藩獄以都
御史簡 周府莊田又按 吉府獄前後督舟
師於江上卒平施董以巡邊 賜羊酒寶鈔以
按獄 賜旨特褒以簡田復 賜羊酒寶鈔以

馳驛歸。賜緋衣白銀於家以斬寇功。正德
改元。賜蔭徐大中丞源王文恪公鏊李文正
公東陽琅琅耀簡冊矣。若夫傳記之外爲言官
論列待罪。闕下燭內備止餘四金東髮友吳
文定及同官翰林丞執弟子禮居玉堂鎖院日
誦西銘至貧賤憂戚玉汝於成輒懔然懼故自
號曰成齊諫艸輒焚父子間不一語及嗟乎使
公不遇憲孝兩廟其不干怒鱗者幾公負
節而不以節顯遇也

懷山公小記

公於羣從中最雅馴操行多長者成都孔驛丞
失官鬻女爲歸計公以金授丞嫁其女爲良人
婦故人金秋野歿無歸買山葬之有妾閤中生
子矣徵詬仲君公怒索杖良久乃已性善飲遭
中丞之戚竟不能飲詳徐學士階蔡山人羽傳
中周宜人院判周原已庚之女克相公能賦詩
然不時御曰非婦人之所宜先王文恪公醵曰
吾觀柏舟載馳雄雉諸篇俱見錄於孔豈以婦

大而遺乎後世或矜以爲能如蔡文姬李易安
之流則非道之中也若賢婦有其美而不自見
世無得而傳焉是可尚也已

西江公小記

公八歲遭父喪哭踊如成人迨長爲吳江顧君
感梅館甥其家故殷咸屬公公外持門戶內善
節省代籌數十餘年感梅翁後有子底于成立
公遷居別第垂索以出無一染指王大叅庭曰
吾嘗比君子謙弘微然弘微不幸而過殷君公

幸而遇顧氏父子皆賢蓋公大節皎皎端見于此
此兩泉陳公鑿西室王公穀祥衡山文公徵明
三復及之鄰人以塚塋逼公所居請于公願遷
出售公曰豈以居故害及朽骨或鬻產而隱墓
地於其中既刻契償直矣知而割還之不損其
初直他陰行多類是當荊州公官南都常偕二
三物外友藍輿縱眺雨花燕磯之上以適公公
輒命荊州亟歸視事顧安人以不逮事舅而姑
越在兩地乃迎養同里終身弗替晚膺命服蔬

素如故性喜繙古人書常以詔兒女或誦經數
遍而尼媪謝絕不媿西江配云

白陽公小記

一日巡撫江南陳公以刺邀見公曰王公不得
召我况中丞乎擲其刺于地謁者以報陳公怒
迫令見公穿破白衣直入轅門大笑陳公曰汝
善繪可就此景作一圖否公筆墨亂淋少頃雲
山如覆蔽以茅屋崖下漁舟點點老翁持竿酣
嘯岸傍一人以手招之漁翁作搖首狀大書五

言絕句於其端且目中丞曰漁人我也岍傷人
汝也中丞觀紙上神色飛舞語言豪軼亟下堂
以賓禮見之天水胡巡撫續宗守郡時三日必
一顧公爲代償逋賦然公絕不以私請○南都
徐國公治樓船盛厨傳以延公公意不欲往雅
愛金陵山水強爲登舟抵京給其使輩曰汝先
往吾爲之後矣公竟以輕囊從間道憇野寺道
遙月餘歸徐大索客弗得○公師事文衡山先生
衡山性惡妓公嘗有有癖惟携妓之句一日

延衡山於家歌舞畢集衡山正色欲罷席公曰
文先生以某門下士故禮法苦我邪自此絕不
作細楷字亦絕不作小山水圖筆下浩然自適
以爲神旬日後衡山見之大驚○偶同王稚宜
寵至金陵一名妓家妓習王不一顧公妓能丹
青王曰卿於我郡當北面何人妓曰他易與耳
白陽先生退百舍矣然慢如故妓出公顧几上
有胭脂一盞亂點羅帳稍稍作枝頭成紫薇子
萬樹生氣撲人少頃妓至見帳中圖恍若僊雅

宜乃指公曰是卽卿向所北面事者也妓慙甚
復整容以見且拜公大笑而出○公大字逼米
元章小字逼歐大令○或曰公詩類陶然公可
以詩可以無詩詩可以傳可以不必傳總之論
公者于筆墨之外别有尋討○白陽筆記三則
云庚子正月十四日到鈔關訪方舟弟於義塾
方舟設宴請王政公某見其詞色倉皇有愧懼
之狀豈謂余將干焉遂與相別登舟王政反令
人來問余竟解纜○廿日晴大霜老農云宜萊

麥午後唐先生去舊師小滯來一茶而退衣蓑
繞綺殊不類師儒也○二月十一日晴霜霧日
高漸暖頗有春意燕坐碧雲軒甚適日日得如
此正東坡所謂一日是兩日也○孫孟安曰此
可見先輩雅重之操朴素之風間適之致云

莪齋公小記

公廉靜寡嗜閉戶讀奇書非漏下四更不寐尤
精易學有大志雖舉于鄉間爲令非其好也嘗
云淵明之曠猶狗五斗子美之才竟淪一第故

作二君詠以見志爲刑部郎屬力疏歸且語人
曰衡山文待詔荆川唐司諫俟我於洞庭梁溪
久矣不去將負茲二君時石塘聞司寇少湖徐
少宰重公才閣其疏移官南職方貳翁巡撫大
立爲文送之比公于陳白沙未幾進本司正郎
再疏辭職竟堅臥不起矣公宰壽寧山寇出沒
有盜吳大漢扣官署燔民舍公披甲搗其巢穴
擊殺渠魁餘黨悉定當是時微公幾爲亂矣蓋
公貌不逾中人而膽氣若此 朝廷下開礦之

令遣使閩藩公極陳疾苦達之銜命憲臣遂是
其議轉聞 上允之其事竟寢爲南水部省經
費數萬緡及歸家惟簡書袍笏而已歿之日囊
餘敝衣數襲子孫至有不能舉火者公性最孝
以椿萱彫謝常咏蓼莪篇故號我齋撫愛弟昆
暨族子弟時面折人常與尊官論出處公曰君
年旣老可以休矣旁人縮舌而退公自若作古
文閎深奧邃蒼然有西京氣色

麓陽公小記

公出處最奇以文墨擅譽而以挽強中格一奇也遊京都爲成國公家塾師羞與噲伍願試中書雖阨塞弗庸然名動公卿間矣一奇也當廷罵陸貴人錦衣錦衣大索燕市十日弗得一奇也去而之洛與趙藩王雍容兔園一奇也公以王舉事不法懼及私匿趙布衣汝泉家拜弟昆其後王事覺賓客逮者纍纍公以汝泉故得免一奇也未幾汝泉成進士開府三楚翁亦老思一見鄉里浮湘漢而下歸則五橋老矣公跪拜

大舖子弟爲文告懷山墓而去去之日畱數主
金曰勞苦蕭姪爲代丘壠賦稅又一奇也公書
法入神曾書黃鶴樓詩字大徑尺王元美世貞
官楚中登樓見而異之勒石行世乃因汝泉見
公索題額至今弇州園多公書

龍江公小記

公性剛明果毅知大計直言人過齒牙絕不掛
子母與人排解甚力一長鄉賦軫恤貧區區人
德之溪樓念公獨勞于家欲倍子貲而祀側出

令出贅勿與有分產公不可方易箚持前議猶
確公泣諫蓋雖不用溪樓公言實順適其意於
是溪樓公含笑而卒及卒均其產而五之擇其
腴且便者以與幼弟族皆義焉先是福寧公葬
官山溪樓應以昭祔堪輿氏持不利少之說公
止已擇大姚新阡又持不利長之說公居長憤
然曰於長便於少不便於少便於長不便吾兩
親終不入土耶吾知寧親之魄耳何論禍福遂
定寔公慷慨了太義不媿阿多類此我祖事公

如公事溪樓日出而歸爲公談門外之事甚悉
公應以門內之事亦甚悉多家庭父子之樂晚
歲督兩孫課延名師常側聽書聲夜分不倦吳
碩人司訓秋庄公女秋庄文定公裔也司訓解
組歸家無長物碩人置別室迎養終其身喪葬
甚備蓋吳碩人之姑曰沈碩人當溪樓爲諸生
時夜分以紡績相公晡晤及補太學勗之曰君
今仕進雖有階矣士所當爲者未止此及福寧
公卒于閩溪樓千里奔喪碩人髻首而居代之

經紀襄事半皆拮据公沒與妾曾氏張氏同處
一室臥起飲食恩義若婦姑雖庶子女亦不自
知其非所出也吳碩人則而倣之漸摩不少矣
嗟乎公以布衣推重守令郡守春臺蔡公望松
呂公毓台陳公雍野李公大政諮公而行公亦
不以我布衣然且式我議必鑿鑿期于盡有煩
公于謁者公曰若知上所以禮遇我耶果若人
言掩鼻而過我又何禮焉

沱江公小記

公父白陽嘗云某作枝頭仲兒點花世間絕無
寶矣或閉戶弄小幅白陽簾外窺之大叫曰何
物神怪至此亟奪書已名曰吾託兒不朽性嗜
飲一日宴客白陽山往金閭沽酒一大甕忽見
梅花一枝出牆公折取神思飛舞不能自禁從
鄰人乞大盞一領梅花一舉盞至白陽山客尚
在客見酒甕已空公徐指手中梅大笑曰此花
花魁乃酒魁也客大笑爲沽白釀與客淡飲亦
復薰然時一寓城士大夫往叩之者席不設茶

有酒而已侑酒置蝸蟻偶卽席席半出骷髏與
之對飲客辟易公曰沱江卽未灰之骷髏骷髏
卽已灰之沱江何驚徐執菴邀客圍亭公至惡
呼主人主人未出手擊破其亭上珍石執菴意
沮不樂公取案頭紙忽作大石圖掛之壁上奇
峰突兀雜以幽卉風雨濛濛顧執菴曰此石比
君家石何如大喜畱酌竟夕人人呼爲沱仙有
善問凡者凡至自呼陳沱江吟小詩或作大山

水

蓮泉公小記

當莪齊宰壽寧爲臺使者所尊信委糾鄰縣多
旁出公纔髫齡禁家人與吏胥絕不得交一語
方析家時于田取五之一于室取三之一甚廉
也及族有求公仲子爲子者一富一貧公却其
富者曰惟勤儉家道可久兒能紹前業固善不
能亦可寡累不至歛怨其恬靜無欲如此後莪
齊葬時山中多虎患或勸公卒事遙還公獨廬
墓側不去虎常耽耽視之竟弗傷

涇野公小記

嘗聞諸祖大人曰賢哉涇野家無寸田矣而以
筆耕數金真之從姪榮泉世修庸齊墓稅身歿
猶戒後人誓毋取嗚呼公歿不能蓋棺其身弗
恤其後人弗恤而祖宗猶得徼公食貧之餘以
妥于泉下公行義皎皎已畫山水花卉有白陽
風

始祖至高曾祖父小記

自南渡十一世祖諱壽來陳湖陳湖有村曰大

姚始居之村以吾宗著始祖生榮嗣榮嗣生采
富子富生孟善嘗買田三畝之不發其好歲歎
逋粟八百斛弗問所司下納粟補郎之令獨粟
不社以子成齊公瑀貴贈都御史馳封三世長
子諱珪號東湖妣徐氏成齊有聲于朝公主盟
湖上晚官承事郎命服斯煌珍重漁簞不忍捨
季子鈇號附菴妣夏以貢貳福寧州卒于官公
聞思之長子諱恒號溪樓仁錫高王父妣沈以
弟子員補太學築樓葑溪之上稱溪樓先生今

子孫髮未燥吟哦聲不絕多溪樓架上書也子
龍江諱桐仁錫曾王父妣吳氏公起布衣摧強
濟困雖貴重人不如龍江一諾生王父敬齋公
諱文烈配王母范以先君考蹟 勅封文林郎
暨范封孺人龍江公旣以老不問家一經課孫
大耋側聽書聲公棄世傷哉貧也先母吳擲奩
二百無墜禮正母范病癱割手指愈之外王父
之歿也予田不受予金不受王父年方踰強嬰
危先君夜不解衣六十日祀先伯詹州貳守輝

秉心感之置伯之子座隅曰兄爲我課筭鎡我
爲兄課詩書先君之事王父也小大必以詢王
父喜曰吳中多著姓而鄉人稱善更六七世父
子一心家庭多樂事我家不屈指尚記余事爾
王父時余出而談門外之事爾王父以門內之
事應之爾復作如是繼述座翹陰私爲罷席同
儕氣未易下間以先賢格論開卷置座其人閱
卷而悟進族子弟與故人之子閉閣語聞者含
淚出雖數北棘闌憤發不少挫謂文章小技耳

古文詞誠千秋抑奈何失之經濟以千秋償乎
居恒歎中立不倚謂強遜世無悶謂不懼當官
藉援名曰頑鈍士猶處女以章句徵時媚服官
作何狀困庠序二十餘年登辛卯榜減租入畝
之半王父常以少收一斛多收一年爲言至刑
見聞紀訓勸行好事惟恐不及云邑有五年之
役在令甲復其身先君曰富戶旣及脫吾又免
誰堪此哉王父喜曰余先子一長鄉賦請免虛
隱稅僉役身其難擇輕者予同區昔布衣好行

義爾尚纘乃猷乙未 賜進士諭仁錫勿迂儒
勿腐儒更勿通賓客曰吳中子弟大半傾于文
字交以是年十六親故鮮識面受浙江諸暨令
入暨問俗叢山廣邑山雄盤水自上流直衝激
大抵氣不平而見小喜以小忿持死律睚眦輒
析鼻敗頰詬誶衣裳先君爲政務易知易達不
設城府當其盛氣而來一一與之處分而不甚
與之按罪其大者俗淹女齋而告諸神按故殺
子孫律育三女以上奩立嫁規踰期上役役之

暨澤國也自浦江義烏上流諸水分流至了江併入浣江茅渚埠分東西二江七十二湖歲淹沒高其堤金錢出贖緩替年績成邑湖田三不足當山田一減湖田繇半開採之令大瑞輩出例令富民具資斧傳檄漁槽山大噪先君議第發官鑿爲給罷土著大家弗用未幾一武弁來不得志先君念土豪吾民耳廉其魁數人按他不法狀度羽翼已用牒以復若礦于山山無礦若不礦于山而礦于室廬墳墓非

旨內臣願

問左右左右語及諸暨令咋舌以府佐往勘竟
免時有霹靂擊二虎漁櫓山下邑人作賦紀之
大姓袁訟連二十年吏捧按如蝟毛先君焚香
跪告其承乏無能以仁義先使民父子爭令安
民民弗安奚令張炬焚牘仍令于訟庭序叔姪
兄弟妯娌之舊率以告其家廟爲下拜相嚮大
哭暨俗以和邑有十年沉辟若斯寧百六十五
金恩四十三先君之治二獄也嘗附膺而數曰
奈何視吾官重于人命寃盡白其他革坐都民

壯二百人開錮婢罪停柩未易更僕以調繁行
數千人號呼武林之上先君爲淚洒浣江崇爲
嘉禾郡西鄙土犖确澤沮洳民就衣食旁他郡
遊賈鬪華組歌鐘時起于路使輶冠蓋日相銜
控武陵苕霅長水間多出沒魚鹽衣冠劇盜爲
之與主按賊論塘以西腴以東瘠腴詭濟有司
惡之均則起科大不便於是減糟糧五緩折色
二徐按故額請武陵稅變度攘臂赤手耳張數
千牌大書某免稅某某免稅遍曉市村市村老

人幸吾屬無患解散過半徐命富室稽首聽命
先君于浙東處礦浙西處稅談笑救寧嘉靖季
年倭闖入崇淳災于火黷宮驛通神廟祀壇東
廨倉廩鹽廩以次剗舉不廢公私一錢先儒輔
慶源先賢趙忠定或發祥或負篋設兩祠祀之
學以東文筆峯豪右侵築樓觀甚偉夷爲故道
樹亭焉故事役區總解戶避苛里遁名先君自
區總解戶非里遁耶洗民橐飽客庾竭力邀容
歡而巧樹名色謂瘠土何輶軒所至聘享儀索

而已崇什九治桑雖農家不理胼胝而理筐筥
間不宜蠶卽買犢力田無所出爲設桑禁具火
絹折南糙役重家破則減數而倍其人里審之
役以富民之羨益荒區之羸貧戶不廢著于徭
故事起徵以阜快督見年陰張旗軍翼革之歲
省二千金粟八百餘石旣捧吏牘上還崇德而
病病已劇尚念吳越戰場百千畝不及開墾爲
民業先君才大而敏凡以事至公庭一經謁見
習如生平尤大度出之時凝然岳立忽遇事變

應手卽有妙用言利者浸出縉紳之口日奈餽
以節省予官以賠補予小民杜絕請托嘗言居
鄉日長居官日短爲德于鄉固有日星士墨客
皆望影而退見世途有以清白恣者日居官賣
清此真貪也丈夫所爲豈止此先君歎俗吏枕
席簿書屈膝官長輒厭苦青衿弟子庭辱吏詭
之下車首進文學講稽古之事復學田仍廣額
十日一課文以公事進于朔望請學以文章進
賓館以質成進二牌接見見必整衣冠莊對所

陳說獨白者可衆和者否及以衆出更以獨入
抑又可一人言一事一事止一人官省應酬士
簡期會爭以恥廉高嘗與人牘云縣令與民最
親倘有意爲民朝發一念而朝及矣暮發一念
而暮及矣亦自有一種樂處又云某無狀日體
父母二字辰而出酉而入中夜而思之無大胎
辜于地方卽衾影無快必欲赫然有可書之跡
不能不立異以自見去閔閔之政遠矣又云某
所令兩邑暨悍浮于刃不敢以悍治之崇刁浮

于悍不敢以刃治之題其齋曰至誠以感人天下無不可感之人至誠以處事天下無不可處之事公庭之上寂如山林自先君爲令即階此其不平吏不得因緣爲之間也首殺人必躬按驗應抵應誣一瞬而決嗟乎先君自幼志四方長益明習當世之務爲治敦尚本根不欲有廉能名而海內驚傳爲龔黃卓魯之儔夷然弗屑也先君方深嫉夫以清市者遂以清白吏概先君又敢乎哉

聖父先君又記

嗚呼人能飾生不能飾死先君見背煢煢白衣冠而泣者傾賢士大夫也就含漏五更矣遶縣悲號青衿環哭至嘔血瀕危殆耄耄老人強攜杖奄奄仆地不能起子姓收淚而去有沈畫士者善描先君真容出重貲購無數丹旒行數道人路拜百里口稱青天呼之去不去詰姓名腸不能對卒不識其何許人未旬日有祀名宦之請及越年餘或泛錢塘或指嘉禾或潔明水或

賦短章而立祠者剏廟者伐石爲碑者歲時伏臘或逢忌日必慟哭先君謝世七旬故所擒巨盜捏他端以更成案有吳文學中彥持刀斷臂深二寸白骨見染血書詞大呼曰豈得以縣官之族生爲大辟之出入當道正襟而受案斷無恙於是吳君帶刀傷來告府君一哭於家再哭於墳無不高吳君誼而益賢府君嗚呼當世豪傑類多蒙質以皮身死具見斯亦無論其有仁心爲質所至嗙聲生死去留感慨係之不聞爲

之死者歿士之報筮吾先君

居第考記

自葑溪泛大蕩過瀆墅鑿底潭歷高店又十里
逕入大姚其陂爲蕩夏日荷花爛熳一棹徑穿
巋然峙者爲東明寺一日大覺寺折而西北下
波濤萬頃曰陳湖故又曰陳湖陳氏中丞公詩
云祖德源頭何處是葑門東去大姚村又贈寺
僧我曾參問高僧臘道似恒河無限沙荊州公
云秋日重登湖上寺萬竿脩竹勢脩然白陽公

云我生寄迹陳湖上湖水天光相蕩漾二林公
詩云得到故鄉風味好蒲團還借一宵眠其贈
東湖公有云樹分墟落姚城外鐘隔雲霞犬覺
東有云釣隱已垂雙鬢雪醉歌長倚一絲風有
云到頭忽訝地欲盡入望每疑天可通有云櫓
聲艸軋煙波外燈影煒煌野渡東有云遙連震
澤三江會上接銀河一派通皆成弘翰死名筆
東湖建傍湖樓吳文定公詩云應向此中涵畫
障只容其下集漁舟堂名借老李貞伯書余嘗

三宿倚湖樓夜半聞濤如在玉山中曉來推窗
綠竹霏霏煙霧自湖上起韋齊公詩云臨溪媪
媪千竿竹繞屋鱗鱗二頃田且有小舫隨釣去
不妨肥犢繫門前公仲子白陽隱此海內問奇
之客檣楫相望乃建閱帆堂自題五湖田舍有
茂林脩竹花源柳隩鶴圃鴨欄酒帘漁艇諸勝
其軒爲碧雲白陽筆記云燕坐碧雲軒甚適日
日得如此正東坡所謂一日是兩日也余家藏
公手蹟書陶靖節後云右靖節先生二文余常

讀而愛之者暇日獨坐碧雲深處得此素所遂
錄于上置之几案以便老眼大覺寺一巨井通
陳湖泉白而甘來自梁天監泥沙數十年先祖
敬齊公鳩工鑿其故道蔽以石亭額曰福泉居
民賴之

成齊公集跋

先生不以詩文重顧其英偉鯁直之氣亦常于
筆墨見之當其官大理奉勅一歲往來吳楚
滇蜀之郊嘗有一年天下半經行之句又有十

年三到岳陽樓之句山川靈淑悉發于人文若其質任自然處自是成弘渾龐元氣豈得以無奇少之嗟乎先生束髮友吳文定聲名頡頏及同官翰林訂師弟禮文定不少遜前輩宏遠豈未學能窺其際哉

成弘聯句跋

此先中丞公讀中祕書與諸友生觴咏玉堂之上成弘間所刻爲聯句錄者也先中丞爲西涯李公舉士時李公

東陽

王詩社次若謝公

鐸

劉

公大夏彭公敦趙公寬潘公辰沈公鍾吳公敦

暨我先中丞公皆以儒臣鼓吹休明周公庚故

長洲人官太醫間陪詩席爲分句句亦奇周公

不知何許人而以聲詩見器諸老若汶若經詩

姓氏無考嗟乎後之君子微時厚幸秦茅鴻羽

附日月之光有其遇矣不必有其志有其志矣

不必驅風雲奔江海如諸君子才有其才矣或

不盡用之協和洵能矢精白同鳴至治而感時

憫事或以婺婦祀人之憂奪其一觴一咏之興

則茲集也繫惟我家璠璣抑可想見成弘氣象
焉

五同會跋

余聞先中丞公有五同會會必有詩皆真率簡
淡直追洛社五人各摹圖藏諸家歲時展玩以
消聚散合離之感故老頗能道其事余往詢諸
族人燬于火及索諸王文恪公家聞溪先生以
副本示吳文定公四世孫釋匏先生亦以文定
公集見屬集中有五同序文復于別錄見屠少

宰輓先中丞公云獨憐五老簪纓會詩社分用
少一人蓋相脗合躍然稱快遂首以序文次圖
次詩收拾殘闕非復昔日威儀而先輩風流猶
有存者文定公五同序曰五人者都御史長洲
陳玉汝禮部侍郎常熟李世賢太僕寺卿吳江
吳禹疇吏部侍郎王濟之及予爲五人

同野公集跋

溫御史日章特疏起官疏云求忠臣必于孝子
之門此一員也然先生力謝不往曰夫終養者

豈徒終父母之身蓋將終其身焉且吾拜荊州
守時方壯年戀于二人不能爲國家効馳驅今
老矣卽去顧茲隴上積雪傷哉誰掃先生之品
卓然如此若論詩殆典雅博物君子也

三世祖考跋

自始祖至三世以耕相課未嘗課書豈以是卑
卑者不足學歟有託而逃歟古有託于屠鼓于
醫卜于酒狂避世逾疾而世愈親何以獨免歟
將鋤星耒月天爲徒歟考其時子孫無一仕元

者 龍興世受 國恩不知其先之隱固已顯
矣否者古人文藻風流身仕羯虜可謂顯耶

五世祖東湖公小傳

我家始祖以至三世子傳迨四世祖諱孟善府
君生二子曰東湖公成齋公東湖公諱珪字汝
器居陳湖之東故以號也陳湖

廣袤可百里震澤通焉自公以居
世有湖癖會有入粟納官之令郡邑強公父公
父寧出粟而不仕里人誼之旣生二子皆讀書

了大義公父乃面陳湖而語之曰自我之先埋
光百載森森隴蜀亦旣林矣匠氏之顧吾知不
免第使爾曹盡服官其誰長此煙波千頃且余
所製一副漁簑常與白鷗爲親明月爲侶珍重
不忍捨去不遂剝落不傳乎于是成齋公以一
經顯拜翰林官都憲誅妖僧討江賊蒙恩賜
蔭爲時名臣而東湖臥烟霞釣落月以湖上老
公嘗結傍湖樓去湖咫尺席之間風濤萬變
主人讀書其上見怒浪翻騰倏忽平波若練有

時自樓上俯瞰扁舟千葉點點如蜻蜓往來波
面又或坐小艇中流望家樓若白雪茫茫一片
銀世界其或細雨迎風和白浪而鳴于松竹之
間雜作珮環聲公于此時酣適之味乃不可言
暮烟既散漁火相親一曲款乃嫋嫋自渡頭而
起公子樓畔高歌和之拍手爲節聲亂湖上之
濤人靜月殘悄然收視夜將半矣汨汨之音猶
來自枕公則披衣起坐開窗視之曉星在天忽
覩紅雲捧日江心作紫黃千萬色公以是備極

湖中樂公雖一長鄉賦迫于父令晚年以成齋
公強官承事郎而公夷然弗屑命服煌煌束弗
御曰弗忍以漁簞易也公配徐碩人能偕隱成
化翰林諸公張爲詩歌洋洋楮素間吾嘗誦吳
文定和先中丞哭兄詩云吳東富山水亦復含
清暉扁舟昔所造宅舍煙雲微陳翁喜客至勸
飲爵頻揮入夜猶未散水月交流輝久憶此事
在孰知斯人非書來當歲晏仲也慘無依平生
友愛念恨不身南飛惟翁本善士保身已全歸

但憐母氏老孤抱真難爲厚祿幸可致諸郎儘
庭闈足爲膝前慰少洩胸中悲嗚呼此便可作
東湖公誌銘也

義田建坊記

世有名美而實謬者義田一事也生則高下任意歿而子孫輪管因緣爲利以號于族曰義其孰義之故子買田之日卽屬族賢者而已無涉與已之子孫更無涉且以竟先宮允毅軒公志也崇禎三年二月以宣

詔歸計通籍八載叨列

日講荷沾

賜錕兼積俸金計有六百餘兩契買附郭官田

三項公舉 憲獎善人禮部儒士叔諱允昌嘗
理聽覈極貧次貧二則每歲均贍更設向善力
學守節三規卽于內優給另置買義庄重修故
祖忠諫都憲諱瑁牌坊嗣後日久遞傳本族堪
任者遵依定例世爲公產上諸各臺 撫院曹
批據呈太史公太丘衍其世德元龍振其高
風良史弘才恢前人未竟之緒清貞遺訓篤先
世所親之盟

日講

欽賜錕金不人私囊給贍邁宋弘義舉俸薪自
擴田產悉供本族慨慷超胥偃芳摹棹楔重新
祖德爲之不振義庄特勅宗盟爲之不寒歲覈
極貧次貧二則更設向善力學守節三規不惟
婚有資而喪有籍抑且入不耗而出不偏葛藟
庇其本根范文正義田再見今日水木沿其枝
派張公藝同居行卜將來敦本率親固展一旦
不施之念挽澆敦厚亦倡三吳不遺之風仰蘇
州府轉行長洲縣將陳全戶下義田二百七十

六畝蕩二十六畝三分併仁字二畝義庄一所
入冊給帖照例優免其都憲陳公原建牌坊聽
擇吉重修仍動院贖十兩助建再製扁一面題
忠直貽謀四字前列本院銜名後書忠諫都憲
陳璠立縣行過緣繇繳 按院王 批本官矢

捐清俸勸制義田額設三規寓獎勸之雅意本
支百世崇水木之深思文正高風今且瓌美矣
本院敬羨無已仰蘇州府速行縣卽給帖本原
照例優免褻此盛舉繳 兵道錢 批據呈

種悉係義舉仰府行縣查例入冊優免繳 知

府史 批置義田以贍貧族自是懿舉而向善力學守節庚爲優給予周卹之中寓勸勉之意觀感興起善良必多卽以化一鄉可矣 署長

洲縣事理刑王 批捐金修坊置田贍族種種

高義可法可傳該房卽入冊給帖照例優免其經管者當以公心善推制產之意世守弗失可也別有義庄規則十七款府印給存其不孝不弟父兄自首者雖貧不給侵損墓木得罪祖宗

者雖貧不給失身下賤貽玷族屬者雖貧不給
倘有冒取外姓爲己子或在外不簡生子者不
給

繼志堂宗譜序

自宗法廢而譜牒與其書殆屢變云遷史序漢興諸侯年表而不遺將相名臣孟堅述異姓諸侯王而不遺外戚百官故秦漢非世官之日其簪履舊人皆得按簡冊以繩祖武然不聞有一名子孫出其家乘光顯國家而僅拾史臣之唾餘則黃扉論思之上不及聞者多矣江東王謝諸姓代有聞人翳惟家也觀國恒于斯至予古者俵衣冠于古丘美光榮于飛燕豈不景耀當

世哉抑僅以門第詩酒相籠罩而士生其閒敦
尚桴簣反以樸魯迂賤埒之下乘而其世亦以
不傳蓋遠公不納康樂有以也自唐以來踵陋
襲舛作者之意蕩然有宋歐陽公蘇明允各爲
世譜歐陽做漢年表明允做禮經太宗小宗籍
一出而人士驚傳以爲兩君子之畸見一代之
新書其榛莽可勝道乎

明興首旌義門鄭氏

肅皇帝許庶人追祀始祖曠恩異數卓越前代

然

本朝宗法之制存于 藩王十之八九存於勳
臣戚畹之家十之六七存于大江以西徽歙之
間十之四五存于老儒腹中之笥以議論爲典
章十之一二且以耳目所覩記有庶人祀始祖
者乎彼且不識高曾爲何人而况其上之無論
人心不古抑于

令甲何盞甚也我家始祖三世不仕元入

國朝名臣輩出節義代興

天子表其門閭史官藏之金匱寒原埋骨姓名
猶落人間石室丹書灑氣常飛紙上而山澤草
野之際尤多異人揮毫染素之奇不乏生氣怪
石古木簷壁常作風雲勒寺磨崖苔蘚亦知呵
護白衣直唾中丞之面手題茆屋漁村畫舫猗
趨魏國之邀問道孤林野寺義却寧庶金玉陰
辭

辟召蒲輪代有僊風人多俠骨終身遜謝

恩蔭有延陵氏之高束髮土苴簪纓慕郭恕先

之術上書贄見 藩園窈警蹕生心邂逅桃
源之士負劍隱于大梁暨賓客伏法從容全遊
子之衣咳唾卽宮商噴薄成濤壑或父子自相
唱和或叔季互奏埤篔或同翰苑儒臣廣卷阿
於玉堂秘書之閣或偕漁父樵客續招隱于烟
汀紅蓼之濱半舫齋中還賡問月之詠浩歌亭
上猶誦閱帆之篇碧雲軒聯句尙存花山嶺墨
痕未舊九經篆刻陳巡撫藏之姑蘇署中僊跡
大書王弼州識之黃鶴樓上至于今老成風流

未嘗凋謝仁錫不肖齒長三十六于茲先君
早見背而母孺人機上之絲操刀欲割者屢
矣惟是朝夕祖訓爰纂先集凡四十四卷志
制誥志

勅命志

諭祭文勸忠也志

旌表節婦明我家之所先非以閭閻也志宗表
表大宗明統也表小宗明親親之等也臨之以
始祖而子姓擅稱字號非體故一切去之明

有尊也志世系考詳官爵婚配生子享年葬地
行畧私作小傳以志嚮往也志居第考一目而
子姓紛然堂構之思與遠道之嘆絕也志丘墓
考俾我 祖宗在几席間後之子孫可以按圖
索也志外傳一以錄室人之家重姻講也志外
傳二以錄女家敦甥舅也志先世遺稿十七詩
各成冊斐疊足術也志 先君集 先君不以
吟咏顯所著多兩地子惠之政也志誌銘表狀
一自仁錫傳 始祖三世吳文定公誌 四世

祖始也志誌銘表狀二自李文正公王文恪公
誌 先中丞始也志誌銘表狀三自袁安節公
誌 研山高叔祖始也志 奏疏若條上便宜
若請除奸佞若剽寇獻捷若乞休若乞終養當
時奏輒焚草鯨窺全本故所存僅剝蝕之一二
也志呈詞節婦蒙獎而未奉

旨存爲表揚之本 先君遷頌保留有呈及卒
請祀名宦有呈而吳文學刺臂以白擒盜無枉
一揭在 先君捐館後六月其子日足矢也志

碑記所載 先君兩邑興學右文之專而以
荊州大夫修墓記終焉孝子心事至今在也志
成弘聯句 先中丞官翰林唱和之作覽之如
商彛周鼎可以觀世也志五同圖 先中丞與
同

朝四君子一時咏歌皆吾鄉先正而其稿索之
文恪公家者也志名公詩文凡八卷皆朝野名
宿購片楮爲重者也志世系考補一詳我生以
前所遺諱名事實也志世系考補二詳我生以

後續入生死婚葬也妾無子不入有子書所出
辯嫡庶也殤子不入未成人也自外姓繼本姓
者不入其踈者不可使親也自本姓繼外姓者
入其親者不可使踈也書成額之曰繼志以繼
祖父之志示不忘也起于萬曆癸卯九月朔日
成于次年甲辰六月朔日